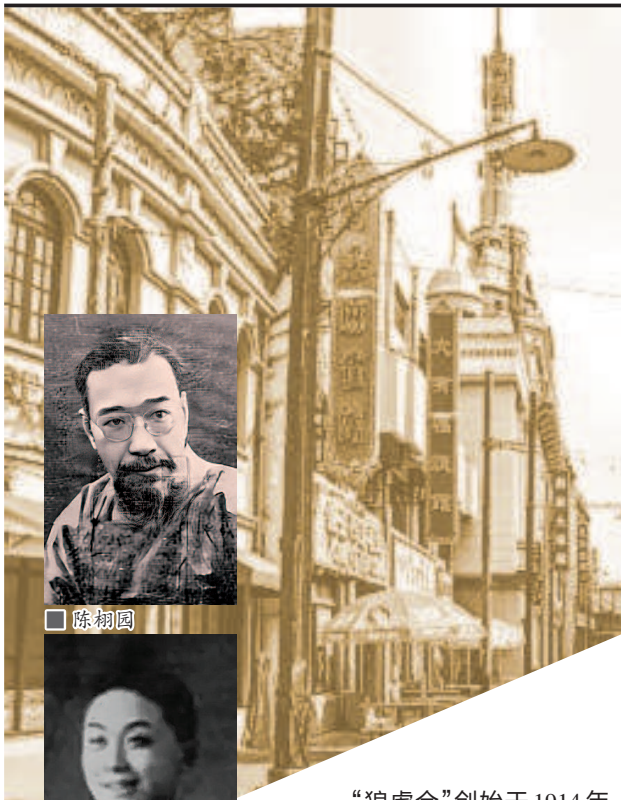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个雅集

一本杂志

■ 孙莺

“狼虎会”创始于1914年，发起人为陈小蝶、丁悚、周瘦鹃、李常觉。时四人皆为《礼拜六》杂志编辑。四人每周必往泥城桥看电影，每周一、五换新片之日必去，风雨无阻。每次从中华图书馆的编辑室出来，就去北四川路的倚虹楼吃夜饭。倚虹楼为改良的西菜馆，每客菜有七个品种，仅售五角小洋，物美价廉。后来又转到四马路的民乐园吃饭。民乐园为徽菜馆，一元四角的合菜有十一样半小菜。半个小菜是指汤，喝完了还可以叫堂倌免费再添半碗汤。后来被小蝶之父天虚我生陈栩园得知，跳脚说：“岂有此理，你们倒会独乐其乐。”栩园遂携王钝根、严独鹤、毕倚虹加入，“狼虎会”成员增至八人。再稍后，江小鹈、杨清磐、任矜蘋、周剑云四人亦加入，这个“组织”正式成员共计十二人。另有非固定成员涂筱巢，得空便来聚餐。

往来无白丁

天虚我生，本名陈寿嵩，字栩园，号蝶仙，别号天虚我生、惜红生、太常仙蝶等，1879年生于浙江杭州。曾任杭州《大观报》主编、上海《申报·自由谈》主编、《女子世界》《游戏杂志》主编。1918年，陈栩园成立家庭工业社，恰遇抵制日货风潮，故所生产之无敌牌擦面粉风行一时，月销数达一百二十万左右。当时家庭工业社雇佣左近家庭妇女一百六十余人，在家中制作，多劳多得，手脚麻利者，月收入可达三十元。

陈小蝶，名遽，字小蝶，号定山居士，为天虚我生长子。小蝶十四岁入法政大学，后中辍，入上海圣约翰大学，再度弃学，十六岁入《礼拜六》杂志任编辑，并与其父陈栩园、李常觉合作翻译小说。李常觉英文极好，手持英文原著口译，小蝶取其意，以文言润色。1915年，天虚我生、李常觉、陈小蝶三人译述了《天间谍》，由上海著易堂书局出版。著易堂书局是南京人涂紫巢1885年前后在上海创立的，设址于棋盘街。

涂紫巢之子涂筱巢为家庭工业社的大股东，陈栩园创办家庭工业社之初，涂筱巢投资甚巨，所以担任了家庭工业社的监察兼总务主任。与其有郎舅关系的李常觉则任监理之一，另一监理为王钝根。

李常觉，本名李新甫，以译著闻名。1912年，李常觉与严独鹤合译《铁血男儿》，在《申报》上连载。1913年，又与吴觉迷合译《商界之贼》，亦在《申报》上连载。吴觉迷，名中弼，字匡予，上海浦东人，曾任《申报·自由谈》主编。吴觉迷毕业于东吴大学理化科，在上海化验室担任助理教师。正是在他的提议下，陈栩园发起成立了家庭工业社。无敌牌面粉、冻疮膏、花露水、面霜等产品，都是

吴觉迷研发的。

王钝根，原名王晦，字耕培，号钝根，为古文家王鸿钧之孙。曾创办《自治旬报》，声名在外，被申报馆经理席子佩聘为《申报》主笔。1911年，王钝根创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，未几厌报界烦苛，遂脱离《申报》，自办《游戏杂志》《自由杂志》《礼拜六》等刊物。

毕倚虹为浙江道台毕畏三之子，时毕倚虹任《时报》《小时报》的编辑，故长住上海。严独鹤为《新闻报》副刊《快活林》主编。周瘦鹃为《礼拜六》主编。杨清磐、丁悚、江小鹈则执教于上海图画美术学院。任矜蘋，宁波鄞县人，其姐夫徐惠霖创办了一品香饭店，任矜蘋为饭店襄理。1922年，任矜蘋与电影导演周剑云一起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。

这个组织之所以会得名，盖严独鹤和周瘦鹃二人每在席间狼吞虎咽，一胖一瘦，一虎一狼，故有人调侃其为“狼虎会”。组织约法三章，其一，不准假借名义向外利用；其二，席间只准谈风月，不准谈正事；其三，时间绝对遵守，苟有人违背其一，必群起而攻之。



■“狼虎会”的四位发起人漫画像，左起：李常觉、周瘦鹃、丁悚、陈小蝶

街边小吃亦在餐单中

这些人中，除周剑云为徽州人外，余者皆长于苏浙沪一带，如周瘦鹃、毕倚虹、江小鹈、涂筱巢皆为苏籍；严独鹤、陈栩园、陈小蝶、任矜蘋、杨清磐皆为浙籍；王钝根、丁悚为沪籍。虽然苏浙人士多嗜鱼虾海味，然狼虎会本着发掘品尝美食之宗旨，绝非拘泥于苏浙菜一隅，而是各路菜皆乐于一试。组织成员赞不绝口之陶乐春，为一四川抄手小馆，专卖榨菜肉丝、干烧鲫鱼和鸡豆花汤；大新楼为徽菜馆，乃余空我族人所开设，特色菜为徽州裹粽、五福菜、高丽肉、青鱼划水、蝴蝶锅面等；雅叙园为京菜馆，以油泡肚、炒里脊丝、合菜带帽带薄饼、小米稀饭最为拿手；小有天是闽菜馆，奶油鱼唇、葛粉包带杏仁汤尤为出众；沧州饭店有绍酒烹制的芙蓉蟹及自制橘子冰淇淋，以巨橘为杯，纳冰淇淋其中，类于冬瓜盅，风味绝佳。

以某次聚会菜单为例，有“菊花心、奶油银丝、红绒翅、金瓜鸽片、薯绒鸡、鸽子冠、西瓜莲心鸭、和合豆腐、双烘鸡、松子黄鱼、咖啡冻、松坡牛肉、玉屑银丝、金镶碧玉汤”等菜肴，颇似粤菜，又似改良西菜。

街边小吃亦在餐单中，如六马路的鱼生粥，石路上的肉骨头稀饭、油条，德和馆的红烧头尾、盐件，《泰晤士报》三层楼的蟹壳黄、生煎馒头，霞飞路菜根香的辣酱饭，浦东同乡会隔壁的臭豆腐干大王等。

除饭店、酒楼、小吃店外，这个组织也经常举办家宴。1926年中秋，周瘦鹃家中举办聚餐会，菜由中南大礼堂承办，以提盒送至寓所。当日赴宴者有天虚我生父子、江小鹈、周剑云、李常觉、涂筱巢、丁慕琴、任矜蘋八人，严独鹤、王钝根缺席。

成员皆才华横溢之人

组织成员皆才华横溢之人，诗词曲赋，吹拉弹唱，无一不精。诗如毕倚虹，随手一题“惜取空阶孤坐意，几人来听在山泉？”“纤纤人影低于簪，万竹参天绿过云”，灵空之致，无人能及。唱如江小鹈，青衫彩楼皆工，正所谓“入座青衫沈瘦腰，十年郎署旧词曹。闲愁欲说南都事，先唱秦淮旧板桥”。丝竹如杨清磐与陈小蝶，尤精于琵琶笙箫。

后来，陈栩园因饮食过度，大病一场，从此淡了饕餮之念。严独鹤则伤了肠胃，亦开始节制饮食。周瘦鹃时为胃病折磨，每餐浅尝即止。“狼虎会”遂于无形中解散。

1928年，陈小蝶撰文追忆过往：“现在‘狼虎会’也是中年了。倚虹死了，刘醉蝶阵亡，凡狼虎会会员无故不到的，谓之逃阵，永远不到谓之阵亡。钝根虽则复活，却仍在风雨飘摇之际。相聚剧谈，大笑的次数渐觉一次比一次少。我每从酒杯后面看，全体会员的脸上，却似深深刻着过去的年龄和忧患。”

1941年，陈小蝶再度执笔回忆过

去的那些朋友：

第一穷死的是毕倚虹。倚虹一支笔，真可称得惊才绝艳，可惜锦绣的文字煮不了饭，他生生的为穷逼倒了！生病在贝勒路恒庆里，几个儿女围着他，药罐子书本子压着他，他握着一个个老友的手，噙着一泡眼泪，去了！人间第一伤心的死别情况，除了苏玄瑛就是他。

第二穷死的是江小鹈。小鹈有漂亮的世家，漂亮的交际，漂亮的艺术，但是救不了他的穷，他为穷奔走一世，一直走，走到云南，替龙云刘湘做铜像，住着平安第的花园洋房，每天高朋满座，抵掌酣歌，人家都以为他富了！谁知他还是穷。他愿意有了钱给朋友用，不愿意坑。西南的天气不好，医生更不好，药比医生更要不好，一场伤寒，就将这信陵脾气孟尝肝胆的江小鹈，叫医生、药、生生地送入了枉死城。

第三个故世的就是我父亲，“八一三”一场战事，将他老人家送到四川云南，天南地北地兜了一个圈子回到上海，在孤岛里生起病来。他老人家是个达观者，他知道自己的生死，在弥留的前一天对我们说：“我明天十点钟去了！我本来是名士身，如今还为名士去；生死是一解脱，你们不要哭，只要将我的遗著都印出来，就是尽了你们做子女的心。”到了上午十点钟，他老人家真个微笑着走了。

毕倚虹1926年5月16日病逝于贝勒路恒庆里，遗下前妻杨芬若所生七子女，境遇堪怜。江小鹈1939年因伤寒症逝于云南昆明。陈栩园1940年3月24日病逝于上海。

小蝶此文写就不久，涂筱巢亦病逝。狼虎散去，忽忽一回首，身志成老拙。



■王钝根(左)与丁悚(右)的游戏照片

